



史话

去年,关公故里山西运城的媒体来泉州探访关公文化的传播影响;近期,包公故里安徽合肥的媒体,来泉州探访包公文化的传播路径。两地媒体不约而同地策划相似活动,关键在于他们看中了泉州这一多元文化宝库的包容性及民间信俗的多样性、民营经济的高度活跃性。“网红泉州”也得以在运城及合肥再度蹿红,成为当地不少市民旅游的首选地。

在泉州人的心目中,关公是忠义的化身。关公信仰在闽南的兴盛,与爱拼敢赢的泉州人搏击商海时对诚信的格外看重有关。重然诺、守信誉,正是泉商走遍天下、把生意做到全球的特质。在梯航万国、耕海牧渔的艰辛历程中,人们顶风搏浪,战狂涛、避海啸,需要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需要奋不顾身、不畏艰险,需要仗义解危、守望相助。忠诚与义气,就显得格外重要。从这一角度看,义薄云天的关公文化

与海洋文明高度契合,备受闽南人的推崇。泉州通淮关岳庙常年香烟缭绕、香客不断,这既是百姓对民间信俗中“武财神”关公的敬重,更是对其代表的忠义精神的推崇。

而包公,则是人们心目中的正义化身,他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仗义为民。在泉州,包公史迹不多。因此,奉祀包公的石狮包公庙(包大人庙)就显得格外稀罕。这座庙的来历颇具传奇色彩。据悉,清代石狮渔民出海打渔时,在海上见到一段浮木,张网捞起,发现上面雕刻的是包公的形象。上岸后,就按民间信俗予以供奉祭祀。20世纪90年代,当地筹资兴建了这一包公庙,并有了包公庙的别名。如今这一敬奉包公的庙宇,不仅引得人们来此瞻仰,而且成了当地百姓调解矛盾纠纷的场所。当邻里间有“断不清、辨不明”的矛盾纠纷时,就自发来到“包大人”面前,请村中长辈帮助明公理、断是非。

关公与包公

□彭耕耘

包公与泉州的另一重缘分,是他的父亲包令仪于1012至1015年间出任惠安县令。史家考证,少年包拯这段期间曾随侍父侧,听闻教诲。包公后来断事推理的机智、对官场公案程序的了然及对利弊的洞察,与早年得益于父亲的提示指点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其忠君爱国、耿直公正、为民撑腰的秉性,更离不开良好家风的浸润。

包令仪出任惠安县令期间,包拯正是十来岁的青涩少年。凭借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凭借其倔强不屈的个性,他什么都敢问敢试,少年包拯跟随父亲的升迁调职步履,得以游历华夏名山大川,饱览神州风土人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历练,为其开阔了视野,增添了阅历。

关公、包公,二者在民间曲艺及传说故事中均有鲜明的形象印记。关公是红脸,包公是黑脸。关公的红脸,象征着赤胆忠心、大义凛然。包公的黑脸,则是直爽刚毅、勇猛智慧的标志。京剧演出脸谱化,当剧中人物陷入困境时,一看到关公的红脸,观众就知道有解救希望了。当剧中人惨遭蹂躏、饱受打击时,一看到包公的黑脸,人们就知道冤情有处申了。这样的红黑分明,寄托着人们的良好愿望。史

家考证,关公的红脸源于易容以躲避官府搜查的需要。当初关公对抗鱼肉百姓的官府,被官兵通令缉拿,有位巧手婆婆帮关公乔装打扮,顺利瞒过了官兵。后来,可能关公对化妆后的形象更满意,也可能担心再被官兵认出,所以他就一直以这种红脸的形象出现。而包公为何是黑脸,有学者认为或与漳州一带的“乌脚溪”有关。该溪水乌如墨,涉水过溪或不慎落水的人,肤色都变得黝黑,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梅龙图”掉落乌脚溪浑身变黑的故事,写戏人或移花接木到了“包龙图”身上。虽然包公的黑脸,是黑色素偏多使然,是长期越野探险晒黑,还是曾不慎落入乌脚溪,仍是待解之谜,但脸沉如铁,恰使包公的艺术形象更具魅力。

南怀瑾先生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聪明正直者死而为神”。千百年来,关公、包公在民间文艺中的种种神化演义,正体现了人们对道义的敬重与推崇。红脸关公的赤胆忠心,黑脸包公的铁面无私,不仅为人们树立了行为标杆,而且对宵小妄为之辈也产生了震慑作用。人们看到红脸、黑脸,若能知止知畏,则善莫大焉。



彰显形象,要慎言;彰显才气,要能言;彰显正气,要敢言。



众生

龙眼花

□王剑锋

那是一个很大的果园,主要以龙眼花为主,中间还夹杂着几棵梨树和柿树。依山而起的梯田有十来级,层层叠叠。再上去就是山,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野草萋萋茂茂。

我已经深陷在盛开的龙眼花中,龙眼花都很大,不太需要打理,自由肆意生长。成片的老树,树干粗粝,分枝遒劲,生机盎然,每一个枝头都满是一簇簇繁密的花朵,我移步上前数了一下,少的十朵二十朵,最繁多的一枝竟有近百朵花。不过,这花在结成果子之前会因为各种原因掉一些。我见过有的年头,龙眼花初开时密密麻麻,可是结果时满树果子掉得所剩无几。

龙眼花属于无患子科,那些花朵的细部就呈现在眼前,有五到六个萼片和花瓣,浅黄色,结果后呈浅绿色,随着果子的成长,最后是黄褐色。而此时呈浅黄色的它们被阳光照耀着,在翠绿欲滴、宽大肥厚的叶片映衬下格外明亮耀眼,同时也散发着香气。香气如此浓烈,让人觉得有一层紫气萦绕在身边,又似乎是龙眼花的白光从密集的花团中飘逸而出,形成了隐约的光雾——花团上的白实在是在太浓了,现在,阳光来帮助,让他们溢出更多的甜气,甜气中裹挟着香气,飘荡在空中,形成了迷离的香雾,招来了无数的蜜蜂嗡嗡乱飞。

比起旁边那些薄如绢帛的梨花花瓣来,龙眼花瓣就丰盈多了,也滋润多了,像绸缎的质感。花瓣中间捧出了清碧的花蕊,每一枝蕊的顶端都有几个花萼。刚开始花粉是白色的,两三天后就渐渐变成了沉着的黄褐色。它们在等蜂来,把它们带到另外的一朵花上,落在每一朵花的正中央羞怯地低着头的花房上。于是,奇妙的偶遇发生了,生命的奇迹发生了。那是花的美妙往事。从此,我们可以期待秋天的果实。

龙眼花是雌雄异花的植物,除了昆虫为媒,龙眼花传播花粉更有效的是风。在这荒郊野外,风是可以期待的,山谷的风沿着山涧吹拂而下,空气对流,这就是风,风会把花粉从一棵树上带到另一棵树上,再从这几棵树带到另一棵树上。风不大,那些高大的树树皮粗粝,苍老的树干纹丝不动,虬曲黝黑的树枝却开始摇晃,枝头的花团在这花粉萦绕的雾中快乐地震颤,那是生命孕育之美。

我脚下这片土地上满是乡亲们栽种的龙眼花,此时正在传粉。自然状态下,如果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会引起授粉不足,这样会减少结果的成功率,会减少果实产量。黄褐色的萼片像月牙,又像婴儿的还胎般蜷在身边,再有几场太阳,再有几场风,再有几场雨,它们就会像吮吸母亲的乳汁一样茁壮起来。

突然间,山谷的风骤起,吹得树叶一阵飒飒作响,打扰了那些埋头苦干的蜂蝶,惊得它们一阵振翅乱飞,而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它们惊慌失措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

风止,一阵高潮已然过去,恢复了平静。立夏后它们有了爱的“结晶”,直到处暑是它们的成长期,到白露前龙眼花基本采摘结束,进入下一个轮回。

所在。在外读书,在外工作,见识了外面的繁华,搬了很多次地方,但总是感觉少了点家的味道。脑海浮现古厝的样子,想起那些特色的食物,那些有趣的经历,那些一直心心念念的人。再次回到这里,看看屋檐最高的翘脊,看看大门口的石磨,月凉如水,唯缺少了以前熟悉的人。

“有几间厝,用砖仔砌,看起来普通,时常出现我的梦中,那就是我的故乡……”又听到这首闽南歌,盼着回到那座古厝,回到小时候,听阿嬷讲古厝的故事。



(CFP图)

灶火,倒上清激激的一窝油,左手倒薯粉液,右手拿扁匙翻煎“堆”,炊烟寥寥,斯人已远。煎“堆”与感冒、思绪、回忆、想象相勾连,无论从视觉还是味觉上,都令人难以忘怀。一种温馨、淡然和怀旧的心绪,因贴近心灵而活跃起来。

乡情的事,一逢下雨便浮起。自己也不甚明了,为什么会勾起这深浓的情?再一思索,是因为对故乡有所恋,就牵连看难以割舍的亲情了。初夏温和,惹起几分思乡之绪。雨来了,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食事



有一间古厝

□林志圣

一串笑声。古厝的每一处,小时候的我都走过。

长大一些,古厝似乎多了几分味道。这味道,是春天最鲜嫩的笋包的芳香,是夏天仙草冻的清凉,是冬天糯米做的甜糯的清甜。大家住得近,煮了不一样的美食总会去分享,古厝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间大大的食堂。每当“叮叮呀呀”声响起,我都会跑到古厝的大门,那里放着一盘石磨,这声音,准又是有人在磨米浆了。我在旁边静静地站着,大人取来粗绳索和铁弯钩,手一甩,将绳套套在梁上,垂下来的绳套牢牢地绑在铁弯钩上,弯钩的头套进石磨的木把手里。旁边放着两个铝锅,一个接米浆,一个放糯米,用勺子舀着米浆倒进石磨的孔里,一人摇动,乳白色的米浆顺着石槽缓缓流下。我抢着去推磨,看着转动的石磨,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推磨的人和加米的人,互相配合,旁边也总会聚集厝内的人,聊着天,磨着米浆,其乐融融。糯米浆蒸甜糕,软嫩好吃,每每吃到,我就知道要过年了。古厝外出的人也都要回来了。后来啊,古厝成了魂牵梦萦的



乡情

诗语

住老家的夜

□黄添银

木樨十二米,遮蔽一半月光
窗帘三米半,遮掩大部分月光
月光近似斜切的年糕挂在墙壁
也有的铺在我的额头与嘴角
我像个漂流瓶置入天地

大地上,蛙与灰鹅斗嘴
房间顿时很拥挤

我只一伸手就抓到旧被子
粗湿的,能唤醒童年,笑容已凝固
太挤了,手又碰倒一件物体
像那年我挤上客车回家之后
像青蛙夜夜大哭

煎“堆”补天

□郭柯柯

“呷没?”以前村里人见面的时候,时常能听到对方这样问。呷没,闽南话也就是吃了没,是村里人最实在、最简洁的相互问候。

故乡初夏常下雨,将整个大地都笼罩在灰暗之中。记得有一年端午节“倒春寒”,乡村阡陌间、巷道间雨丝细如牛毛,将庄稼地、出砖入石的墙壁、红瓦翘脊的屋面都染得一片湿润。雷声隐隐约约,檐角流下的水如断线的珠子敲打着窗户,室内昏红的电灯光和外面白茫茫的小雨形成鲜明

的对比。

有时雨水从天空倾泻而下,打在石径的地面上,激起一圈圈涟漪。

连续下雨,民间说法,是因为天“破”了,导致了“四十九日乌”。

一连下了十几天的雨,好像再也不会晴了。有时天上现出一大片的澄蓝,雨脚也慢慢收束了,忽然间又淅淅沥沥起来。嗨,老天那种捉摸不定、万般别扭的神情,真如做个哑谜似的,让人猜测不透了。

天“破”了,就得“煎堆补天”。这是一种食俗。什么是“堆”?据清乾隆版《泉州府志·风俗》曰:“以米粉或面粉于油煎之,谓之堆。”

“雨子微微,舀油来煎堆”。思绪如雨丝飘忽,化成千缕长丝,将我拉回童年。此时新麦已收割完毕,农民盼望天晴,于是衍生出“煎堆补天”的习俗。煎“堆”,就是用面粉、米粉或番薯粉和其他配料调成浓糊状,下油

锅煎成一大片。煎好的“堆”放入口中,这滋味在嘴里弥漫开来,伴随着生活的印记化在心里……成为夏季带给我的承载童年欢乐的美味回忆。

我突然鼻子一酸,想起奶奶煎“堆”。童年的夜晚,昏黄的灯光下,奶奶坐在土灶前的长椅上,然后手持洗净的薯块,把薯块放在磨薯板上,一下一下细细研磨,金黄色、浓稠的汁液顺着磨孔流进盆子里。待到把所有薯块都磨完了,她的手已酸得重得举不起来了。末等不适消失,一道道工序便接连而来。把磨好的薯液倒入桶中,冲水稀释、过滤,流动的汁液慢慢凝固起来,沉淀在桶底,有时要忙到半夜。第二天等到薯粉和水分分离后,挖取薯粉出来,摊薄放在石壁上晒干备用。

奶奶煎的是咸“堆”。煎好后,就要赶紧吃了,不能放置太久,以免变硬,影响口感。

脑海中时常浮现一个画面,奶奶生起

四季



忙种

□周牵连



(CFP图)

“节序届忙种,何人得幽闲。”推开乡村的窗,窗里窗外一片繁忙。

临近芒种节气,夜里,一片虫鸣声在稻丛里黑灯瞎火欢叫;白日,一片锄刀霍霍声在田野间驰骋。各种各样的声音交集在一起,把黎黎的天地搞得热闹非凡,一齐唱响了夏天。春天汇集花草蜂蝶的甜言蜜语,夏天成就虫鸣鸟叫的欢天喜地。

一早,娘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她是个闲不住又急性子的人,就是生病了也一样停不住。她先是把装粮用的袋子整理一遍,看看哪些袋子破了洞,用做衣服剩余的布条缝补那些破洞;看看哪些系袋口的带子不结实了,用碎布条加固。看着那些缝缝补补的袋子,仿佛是沉甸甸的稻穗在老娘的手上跃动。

父亲是个比较细心的农人,做什么事都讲究慢工出细活。他每次走进田野之前,都得仔细检查整理所用农具,在大地上用抹布擦一擦锄头,在日头下,用水抹一抹锄头的刃口和柄头,检查连接处的铁楔(旧日常用水楔)是否松动,以免在劳作中农具“罢工”了,影响一天的进度。这是

农人对农具的一种尊重,也是对田野劳作的一种虔诚。

芒种应该是田野里最忙碌的播种,也是播种的最后时期,有谚语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村里早时芒种日,用来做“日头公生”(太阳生日),祈愿日头高照,水稻丰收。村有俗语:“芒种雨,火烧肚。”意思就是芒种这日下雨,早稻容易从里烂心,影响收成。突然觉得芒种是个很有诗意的节气,也很有村人简约朴素的思想。

早种的水稻禾苗长出气势,田野散发水稻的禾叶清香,顺着夜里微躁的风钻进老屋的木窗,沁入心脾。微风、明月、禾香,把最浪漫的夏夜,写在最实际的节气里,我在充满禾香的夜里探寻诗意。树荫、蝉鸣、竹影,我是忙碌时节里最闲的人,翻出最风情万种的文字,小扇轻摇的时光里,高唱吟诵稻里的诗句。农人和诗人,此时都是在做分行的劳作,心情都是历经千山万水的跋涉,一个田间地头的忙种,一个纸上笔头的忙写;一个挽起裤脚插秧,一个卷起袖子写诗,都是生活。夜里田间蛙鸣,白昼孩童戏水,由着自己的心劲肆意而为,心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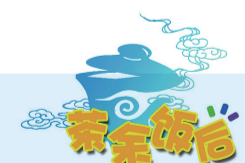
在,就是生活,亦是美好。

这个季节里草木飞快地长,超越任何时节的胡思乱想,它们越过许多田埂的界限,那是生长无法限制的声音;它们越过祖籍碑记的高度,淹没了游子漂泊在外遥望家乡的视野。野生的草木以及人种的稻禾,都是温和自在的,如站在田埂上暂作休息的乡亲,品啜香烟吸入嘴里、过堂鼻腔的感觉,温润、自然、飘逸。劳作之余,欣赏自己田间的作品。山峰倒影田间,田园一片黄色,水稻丰收在望,一切都是从一粒种子开始。

一粒种子,一种希望;十粒种子,十种记忆。古道边、弯道上,岭下、祖厝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十棵百年枫树;岭下的百年香樟,山下的破布子树……这些经历了多少个芒种的风雨记忆,都是一番饱经沧桑的忙碌,写下一一种直面命运的姿态。

芒种是热闹的。热闹之后又归于平静的模样,是乡村的节奏。

此时,村人有播种的艰辛,我有收获文字的欣喜,挥手与今日之田野告别,走向明日之稻花香,心从自在,脚步轻盈。



风的别称

- 和风 春天的风
丽日催迟景,和风扇早春。
——唐·蒋防
- 薰风 夏天的风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
——宋·苏轼
- 金风 秋天的风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宋·秦观
- 朔风 冬天的风
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
——宋·陆游
- 花信风 应花期而来的风。